

在相持階段上

毛澤東等著

版權所有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出版：

窮

社

發行：

法商馬奇諾出版公司

經售：

各大書店

每冊實價國幣四角。

目 錄 在相持階段上

論最近國際局勢	白勞德作 企程·朝望會譯 (一)
擁護真三民主義反對假三民主義	洛甫 (二二)
用國法制裁反動份子	毛澤東 (三一)
粉碎日寇的誘降政策	陳昌浩 (三六)
在相持的階段上	王梓木 (四五)
論敵我戰略戰術的演變	華西園 (五一)
茅山一年	陳毅 (七三)
論江南偽軍工作	袁國平 (一〇一)
敵軍的厭戰反戰情緒與目前對敵軍的宣傳工作	蔡前 (一二七)
在戰鬥中底冀中抗戰堡壘	林朗·王韜 (一二八)
中國憲政運動之史的發展	史乃展 (一三七)

論最近國際局勢

白勞德作
企程 朔望合譯

這是美國共產黨總書記愛爾·白勞德於九月二十九日在美國費列達爾非亞城市政廳所作演說的原詞。

這次席捲歐洲并且也威脅到美國的戰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們對這次戰爭抱什麼態度？我們在这次戰爭中應當做些什麼？這次戰爭是什麼性質？它的目的是什麼？從這次戰爭中能得出什麼樣的和平？

有些人是不會爲這些問題而煩惱的。他們有他們自己杜撰的答案，他們不需要思考。這就是那些和平主義者，他們懷有成見，認爲不管問題或情勢怎麼樣，戰爭總是不對的，他們總是信服那句口號：「戰爭總是壞的，和平總是好的」。這也就是那些盲目地說從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和垣街（紐約的銀行街——譯者）取得思想的人。但是廣大的美國人民，特別是工人們，他們既不是死板的和平主義者，也不是毫無批判地盲從權力者的，他要爲自己考慮這些問題，用他們自己的經驗，教育與獨立的思想找出他們自己獨立的答案。

x

x

我們共產黨已經提出了當前的口號：「美國決不要捲入帝國主義戰爭」！關於戰爭的一切迫切問題，我們所認爲最正確的答案已經包含在這句口號裏了。讓我們更詳細地來考察一下這問題吧。

第一、說這是帝國主義戰爭，是不是正確呢？就是說參戰的雙方都抱有帝國主義的目的，都懷有敵對的各不相讓的稱霸世界的野心，除此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次要的？是不是正確的呢？在法西斯德國一方面，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是這樣的明顯清楚，極大多數的美國人民都認為這是當然的，毫無辯論的餘地，認為這是一種常識。實在，正是法西斯德國這種最明顯的帝國主義侵略性被用作口實，蔭蔽了英法兩國同樣帝國主義的性質，不過這種性質來得微妙、模糊、繞圈子些，英法兩國裝得是「弱小民族的衛士」、「國際秩序的保衛者」，「文明的監護人」。因此，對於美國人民，第一個并且是最基本的問題是，正確地、不帶幻想而又最客觀地評價英法兩國戰爭製造者對於他們的同情者所說的話。這些話有什麼價值呢？

比較聰明的人，他們雖然袒護英法的話，說它們是弱小民族、國際秩序以及文明的保護者，他們已不再替英法過去的政策辯護了；他們不會否認，英法想驅使德國進行反蘇聯戰爭的政策，使英法資產階級幫助希特勒上了台，援助德國的重整軍備，容許萊茵地帶的設防，犧牲了奧國，勒死了西班牙共和國，出賣了捷克，把阿比西尼亞與阿爾巴尼亞送給了墨索里尼，拋棄了國際聯盟，想把中國交給了日本——總之，破壞了和平與一切國際安全的基礎，把片面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大到了世界的大部份。

但是，因此這些聰明的替張伯倫——達拉第宣傳的人就說，英法的統治階級終於覺悟到他們舊政策的悲慘結果，而作了一個有決定意義的轉捩，結束了舊政策而走上了新的道路，這條道路正是一切進步的與民主的力量（包括共產黨在內）所主張的，這條道路是那些以前最嚴厲地斥責他們舊道路的人所特別擁護與依從的。他們告訴我們，英法資產階級結束了舊的而開始新的道路的轉捩點就是波蘭，以及那企圖毀滅波蘭的威脅。

波蘭，的確是現在大踏步展開着的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一個轉捩點。但是無論如何不是他們所提出的理想主義口號這個意義的轉捩點，他們用這個理想主義的口號來辯護，掩蓋英法資產階級的野蠻的帝國主義性質以及它們在這次戰爭中的態度。恰恰相反，正是波蘭以及這個不幸的國家的人民證明出英法統治階級對於這次戰爭，是和德國的統治階級同樣地有罪惡的，證明出工人和他們進步的同盟者不能對於一方較其他一方更難護，證明出雙方都完全是爲了帝國主義的目的而作戰，爲了這目的他們犧牲了其他的利益。

在今年（一九三九年）三月裏，當希特勒消滅了捷克（捷克是去年九月裏由張伯倫、達拉第在慕尼黑牽送給他的）最後一些殘餘的時候，全世界已經看清楚，其次就要輪到波蘭了。張伯倫，遭到英國人民的反對，才作了「莊嚴」的保證，保證大英帝國維護波蘭領土的完整，但是全世界同樣地看清楚，這樣一種保證，要是沒有蘇聯的軍事與經濟力量爲後盾，是簡直毫無價值可言，張伯倫只有經過蘇聯的手，而不是經過英國的手才能幹得出好事來。

爲了裝得認真與誠意起見，英國和蘇聯在莫斯科開了談判，在表面上是完成久已爲蘇聯所提議的成立集體安全的政策。但是事實證明，張伯倫並沒有想到這樣一個結果。讓我們回憶一下幾件英法蘇談判中不可否認的事實吧。

張伯倫派到莫斯科去談判的人，連一個閣員都沒有，而只是一些三四等的毫無明確的委任狀的外交信差。這和張伯倫親自去和希特勒開談判是一個極尖銳的對照。談判無止境地拖延下來，從四月拖到了八月，沒有絲毫的進步，而張伯倫也絲毫沒有表示不安。這和去年張伯倫歇斯脫里亞般急匆匆地飛到貝却斯

伽登，哥德堡，慕尼黑去趕緊使捷克向希特勒屈服，是一個極尖銳的對照。英法兩國政府從來不敢發表，他們向蘇聯提出的具體建議是什麼。但是蘇聯政府表示這些建議不能受，認為這些建議不合於它們所標榜的目的，是違反義務均等的原則的。正是從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自身的內部暴露出了無可動搖的證據，證明蘇聯立場的正確，這可以從邱吉爾在六月裏所發表的一篇文章裏看來，這裏我引一段：

「我一開始就贊成蘇聯的建議而不贊成英法的建議。蘇聯的建議是簡單明瞭的，是合理的，是適合利害共通的國家的。」

x

x

x

蘇聯準備怎樣來制止侵略的威脅呢？它提議，在互相保證現有疆界的完整的基礎上，用蘇聯紅軍與空軍的力量來抵禦擊退東歐的侵略。英法兩國政府拒絕了這個提議，所根據的理由，第一就是波蘭政府拒絕容許蘇聯軍隊在波蘭境內作戰。因此蘇聯被邀請參加表面上保衛波蘭的戰爭，却又被拒絕了參戰的權利，直到波蘭被毀滅，德國軍隊越過蘇聯邊境的時候。

全世界沒有一個軍事專家會否認，蘇聯的提議是擊退侵略者與維持波蘭領土完整的唯一可能的辦法。英法政府拒絕了蘇聯的建議，它們故意撇開了那唯一能够阻止威脅波蘭的侵略勢力的屏障。

英法制定了波蘭的命運，他們告訴全世界，告訴歷史，他們之關心波蘭，不過是把它當做一個藉口以進行爲他們自己帝國主義利益的一場戰爭罷了，而這個戰爭他們希望很快地轉變爲反蘇聯的戰爭。

這還可以從現在已經公開出來的事實得到證明，就是英法兩國政府並沒有採取一些辦法使波蘭政府增強力量以保衛自己。英法叫波蘭抵抗法西斯侵略，答應用全力來支持它。但是沒有建築一個砲台來防禦侵

略，甚至戰壕也沒有挖，甚至波蘭的軍隊也沒有全部動員，連一枝步槍都沒有添給波蘭的軍隊，且不說添一張飛機了。的確，英國政府曾和波蘭政府談判過五百萬鎊的借款，但是他們發生這麼多的爭論來糾結這問題，以致借款始終沒有成功，雖然在同一個時候，張伯倫的一個閣員供給了希特勒十萬萬鎊的借款，比波蘭的借款大二百倍，作為英德聯盟的賄賂。張伯倫連他自己答應的這區區二千五百萬美金都不肯借給波蘭，這完全是一個典型的英國商人的本能的吝嗇，因為他已經在他的賬簿上把波蘭寫在損失項下了，他囑咐波蘭作戰不過是想藉此把蘇聯捲入對德的嚴重戰爭，並且替自己創造一個高尚的口號以掩蓋英法帝國主義的目的。

為什麼波蘭政府肯讓自己做張伯倫陰謀的被動的工具、担任這樣一個很快就證明是自殺的角色呢？只要我們知道，波蘭政府自身就是法西斯的性質，它好久以來就已淪為希特勒——張伯倫反蘇聯陰謀的工具，我們就可以了解這一點了。當希特勒恐怕在紅軍身上撞破了他的牙齒而突然破壞了他和張伯倫的盟約的時候，波蘭已無法改變它的政策，正像無法改變它的法西斯的性質一樣。

一般公衆都不充分知道，波蘭政府是深深地參與滅亡捷克的陰謀的。大部分人民只知道，在最後瓜分捷克的時候，波蘭無恥地攫取了一塊土地。其實，波蘭政府是深深地參與了那產生慕尼黑協定的希特勒與張伯倫的陰謀的。有一個關於這一點的最明確的證據剛才到了我的手裏。

一個在法蘭的某新聞記者寄給我一份記錄，這記錄是在去年五月間供給他的報紙的，但一直沒有發

裏面。他說他敢確定，每一個大國都在相同的時候收到過這個消息，而幾乎在每一個國家的外交部檔案裏，可以找到這個情報，不過在公衆面前這消息是只以暗示的方法透露出來的。他把這個消息寄到美國來，因為法國的報紙是受着嚴格的檢查的，共產黨的報紙則又全部被封了，而在美國，報紙只經過發行人與編輯人的檢查。這個記着有極大歷史意義的事實的記錄，內容如下：我們要記住，日期是一九三八年五月：

「波蘭駐法國大使盧加西維支，剛從華沙回來。他聲明，假使蘇聯執行條約，企圖出兵經過波蘭去援助捷克。毫無問題的，波蘭會立即對蘇宣戰。他聲明，假使蘇聯飛機越過波蘭領空飛往捷克，它們將立即遭到波蘭飛機的攻擊。他聲明，在羅馬尼亞邊境有大批波蘭飛機集中，其目的就是專為攻擊蘇聯飛機，要是蘇聯飛機企圖越過邊境的話。他還聲明，假使蘇聯軍隊企圖經過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空軍，則根據波羅同盟，羅馬尼亞政府一定同時對蘇宣戰；如果蘇聯飛機企圖飛過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空軍也許不能阻止它們，不過那時波蘭的空軍大概會派足夠的飛機到羅馬尼亞境內去擔任這項任務。波蘭大使的這些聲明，法國政府認為滿足。龐萊曾經「預言」過，說蘇聯想援助捷克的任何企圖，結果將使它陷入與波羅兩國的戰爭，這「預言」也是以波蘭大使的聲明為根據的。德國、日本、英國駐莫斯科的代表所發出的報告也指出了同樣的動向，無疑地這些報告都是根據了同一來源的同一情報的。」這就是波蘭所有的政府，它染手於希特勒與張伯倫反蘇聯的陰謀詭計，用軍事手段來統治它自己的人，以最落後的最暴虐的地主制度為靠山，模仿最兇惡的納粹方法來壓迫國內的少數民族，這少數民族佔全人口三分之一以上，而且使它的人民愈益陷入貧困之中。這就是波蘭「上校」們的政府，這個政府在戰爭爆發之初就解體而遺棄了國家。

在這個月以前，全世界屢次得到保證，說波蘭軍隊是世界上最利害的軍隊之一。這個說法是一般人毫無疑問地承認的。這便赫斯脫系報紙（譯者按：赫斯脫為美國報界大王，他系統下的報紙都極反動）的最反動編輯傑克·卡德在九月十三日（經過了兩星期的戰爭以後）看到了波蘭軍隊的瓦解，認為「足以使軍事專家吃驚」，並且認為「那種說法是已毫無意義可言了」。卡德先生於是把這和西班牙的經驗相比較。他說：

「……在另一方面，弗朗哥將軍雖有德意兩國軍隊的援助，在他進入瑪德里之前却須打兩年半的仗才打敗了共和國——由共產黨員，烏合之衆，未經訓練的人民與國際縱隊所組織起來的武器不全、給養不足的共和國。」

只有蘇聯可以維持和平或者保證可以迅速地擊退侵略者，當英法與波蘭政府拒絕了蘇聯的建議以後，蘇聯除了找一條自己的道路以期對於它自己與鄰邦的和平與安全，從而對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有所貢獻而外，已沒有其他的辦法了。蘇聯已經充分證明了它保衛自己邊疆的能力，足以使法西斯德國在進行它和張伯倫的同盟以前，不得不再三考慮，足以使它放棄了它反蘇聯戰爭的志願，而提議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蘇聯不論是爲了它自己的利益，爲了鄰邦人民的利益，或是爲了世界和平的利益，已沒有絲毫的理由來拒絕這個提議。

x

x

x

蘇聯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以後事態的發展，已經無數次地證明無論從任何觀點觀察，這個行動是正確的，除非那些頑固不化的人，才否認那無數的證據，而認為張伯倫與大英帝國是國際秩序與世界和平的充

分基礎。

蘇聯沒有參加這次戰爭，正像美國人民決定不參加這次戰爭以及引起戰爭的帝國主義矛盾一樣，不過蘇聯是比美國站在更高的水準上，而且它的置身事外是在它用盡了一切可能的力量以組織世界和平之後。不願意參加這次戰爭的美國人民，應該了解，并且同情蘇聯之決心不替任何帝國主義國『做貓腳爪』，去替他們火中取栗。美國現在正在準備徵大英帝國的貓腳爪，我們應該決定，我們要不要担任這個蘇聯所拒絕担任的角色。

x

x

x

但是蘇聯不僅僅是不捲入戰爭。它不參加戰爭，而且還做到了其他的國家自認做不到的事情。它使戰線遠離它自己的邊界（這個邊界是納粹侵略者所不敢踰越的）。它甚至能够强迫納粹的軍隊撤退而歸還了『大半的波蘭領土』，而整個波蘭正是對波蘭作了許多紙上保證的英法兩國政府所奉送給納粹豺狼們的。蘇聯的紅軍推向前進了，紅軍開進了西烏克蘭、西白俄羅斯與波蘭。

我們美國的報紙像一羣訓練有素的獵犬般地替張伯倫辯護。它們連一秒鐘的猶豫都沒有地出來辯護，他們是預先就準備好了答案的。它們誹謗蘇聯，污蔑那負有能解放與保護使命的紅軍之開入西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波蘭是『與法西斯侵略者共同侵略』，在他們開始這樣做之前，他們不需要有一刻鐘的考慮。但是在九月底以前，在戰爭進行不到一個月的時候，事實的真相已經透過了所有反動走狗叫吠而為全世界所看見了。那些美國最狂妄的反對共產黨的人，他們剛巧有親戚在波蘭，他們就公開祈禱，但願他們的親戚是在紅軍所佔領的區域以內。在羅馬尼亞的美國新聞記者也不得不他們的報告中指出，那些在德軍侵犯

以前逃過邊界的難民，當他們知道紅軍到達的消息就立刻回去了波蘭。在紅軍的後方，好久以來是歐洲最受剝削最受壓迫的波蘭農民，現在他們每年來所夢想的土地所有權得以實現了。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屬於他們的土地。四分之一的拉傑惠爾親王的一百萬畝地產就是第一塊分配給沒有土地的農民的土地。這就是爲什麼這些反共的人要這樣切齒痛恨蘇聯與紅軍的緣故。他們憤恨，因爲他們聽到了這個消息，土地被分配給那耕種土地與收穫穀物的人了，他們不能夠阻止這個消息像野火一般地傳播到歐洲與世界其他各處，特別是傳遍到東歐，農民得到了土地，而任何新聞檢查新聞封鎖都不能阻止這新聞流傳到全世界。我們不要忘記，東歐和中歐（包括德國在內）是建築在沒有土地的被剝削的農民基礎上的，這些農民現在聽到了這新聞，正在渴望着那快將來臨的一天，那時他們在德國在東歐也可以照樣做了。這就是桃樂賽·湯姆潑生前天所發表的那篇文章的意思，她說，我們現在所遭遇到的不是戰爭，這是一個革命。是的，革命在歐洲向前邁進着。

英法兩個國家，在張伯倫與達拉第統治之下，好幾年來用全力所不能完成的，已經由蘇聯，用它的紅軍與它的和平政策在三個星期之內完成了。

那個由侵略國家聯合起來的所謂軸心，曾經威脅了全世界（美國也在內），曾使全世界驚惶莫名的，現在已經被粉碎得不可收拾了。它是被蘇聯所粉碎的。日本向蒙古邊境打了一下以後，現在覺得自己孤立了，就不得不請求停戰，而其時中國人民得到了把侵略者趕出國土去的新的熱忱，得到了蘇聯新的實際的幫助，這種幫助是他們從英美兩國所沒有得到過的。

在世界上現在正興起了一個和平力量的新陣容。張伯倫與達拉第破壞了我們一直所爭取的舊的和平陣

錢，但是一個新的和平陣線是生長起來了，比那些對和平陣線怠工并且加以破壞的所謂民主政府夢想的還要有力。這一個新的和平陣線，由強大的蘇聯所領導，漸漸和東歐的被壓迫剝削的人民相結合，最後將和西歐以及美洲的被壓迫剝削的人民相結合起來。

如果那些紳士政治家與所謂文明的西方民主國家的外交家們沒有能力保持世界的和平，那末全世界的人民正在準備表示給他們看怎樣來保持世界的和平。

x

x

x

很清楚的，美國的民大衆、工人、農民、勞動的中產階級是並不屬意也不願意和張伯倫、達拉第的帝國主義營壘連結在一起的。美國的人民不願意與腐蝕的英法兩國共其命運，英法兩國自稱爲民主國家，卻把他們自己國內僅存的一點兒民主也去之惟恐不速地加以破壞。就在前天，我們得到消息，法蘭西共和國已經解散了法國共產黨，共產黨是法國十多個政黨中第三個大政黨。在過去有許多國家的政府想解散共產黨。六年來希特勒總在告訴全世界，說他已解散了德國的共產黨。但是就在上星期，美國的資產階級新聞記者還告訴我們，德國共產黨出現於街頭正像一九三二年的時候一樣的強大。而現在法國的資產階級，以民主政治的名義，却吹牛說他們已取消了共產黨。

其實，他們用這個行動已給了法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一個嚴重的打擊。

但是達拉第不能廢殺法國共產黨比希特勒廢殺德國共產黨更厲害一些。法國政府對該國的第三個大政黨否認了最簡單的政治權利。法國共產黨比其他各黨在巴黎區聯合起來還要大，這樣一個政黨竟由一道命令被解散了，而他們却還希望我們承認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當獨斷資本的血腥專政

（我們名之爲法西斯主義）上台的時候，總是以解散共產黨開始的，但是它從不會到此爲止，而總要是破壞所有人民的民主權利。而在美國，我們看到馬丁·達愛斯先生（譯者按：達愛斯是美國一個反共極烈的議員）已經馬上宣稱，他提議美國要趕快追蹤法國，解散美國的共產黨。我們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這個聲明的意思是：他們想叫美國走上法國所已走的道路，使美國站在英法一方面捲入這次帝國主義戰爭。

我們沒有什麼保證說美國的資產階級不會接受馬丁·達愛斯的領導。現在我們已經好久沒有聽到，在華盛頓發出一聲負責的呼聲反對達愛斯與他的政綱了。那些在二九三八年喊得那麼勇敢的呼聲已經歸於沉寂了。達愛斯的詳細聲明，也許有幾點已被冷淡地拒絕，但是在華盛頓已經沒有呼聲發出來勇敢地指斥達愛斯想叫美國所走的政治路線了。我們要了解其中的意義。

美國加入帝國主義戰爭的第一個重要的步驟將是給美國共產黨以嚴重的打擊。你們以爲，有人想解散美國的共產黨，爲的是使美國避免戰爭嗎？如果恰恰現在有人竭力要求解散共產黨，他除了決定使美國加入這次戰爭以外還有什麼別的理由呢？全世界將了解這一點，美國的工人將了解這一點。

現在，在美國所要進行的爲爭取和平政策的鬥爭，首先是使美國絕對不參加這次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個鬥爭。這是說，不但在軍事上絕對不參加，而是在經濟上政治上都絕對不給以支持與同情。這兩個帝國主義的強盜邦，其中任何一方得到勝利，都將是他們本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一個失敗。人民的唯一可能的勝利是推翻雙方的強盜頭子。

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我們不能擁護任何一方也不能擁護那一方。以前對於法西斯國家民主國家的區別已經失去了它以前所有的意義，并且已經很快地完全失去了嚴重的政治意義。

這不是偶然的，就是那同一張刊登法國共產黨受到壓迫的消息的報紙，報導了一個還未證實的但大家認為確實的消息，說是德國共產黨的領袖恩斯脫·泰爾曼同志關了六年之後現在被放出來了。如果這個消息是確實的，這不僅是由於蘇聯的力量（蘇聯是取得這次解放的直接力量），而更有意義的是，它證實了已由其他許多的證據所證明的事實，就是德國的人民變成主動而準備掌握他們國家的命運了。

x

x

x

現在正在進行着關於國會特別會議以及關於中立法問題的討論，在這些討論中，使美國不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的問題，是用了一種歪曲的方式提出來的。我想你們一定已經看過（如果沒有看，必須看一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在九月十九日所發表的宣言，還宣言分析了整個的局勢，對中立法問題給予了正確的答案。因為時間已晚，今晚上對此不必作詳細的討論，但是昨天我看到一篇從華盛頓寄來的極有意思的政治評論，它說，關於中立法與修改中立法，贊成與反對雙方之間的分歧已減小到如此程度，甚至可以放在一枚郵票上了。在這個觀察裏面包含着許多真理。

但是假使你從此得出結論說，國會中大多數已意見一致，俾能代表大多數的人民願望不參加這次戰爭，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們所以意見一致的是，不論美國或遲或早的參加戰爭，他們都同意，他們就要在現在從這次戰爭中儘可能地獲得極大的利益。這就是國會中佔優勢的論調，而這對美國是最可恥最危險的事情。除了美國的獨佔資本怎樣才能從歐洲戰爭中得到最大的勝利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次要的，結果，凡是抱有這樣思想的人就都不會渴望這次有利可圖的戰爭趕快結束；它拖得越久，利益就越多。甚至羅斯福總統在他給國會的咨文中也對這種動機低頭。在這一點上，關於禁運軍火的討論，雙方議員之間，即使有

意見的分歧，也是極小的。

我們要理解，從這次戰爭中得來的利益不會對美國有什麼好處。而且，從這次戰爭中得來的利益，對美國人民將成爲一種災殃。從歐洲人民的血所搜括來的利益將愈益增強那些想把美國拖入戰爭去的力量，那時，利益已不能光從歐洲獲得，而是要從美國人民的身上榨取了。使美國避免戰爭的唯一辦法，是不讓那些謀利的人從戰爭中謀利。爭取美國和平的鬥爭，主要的是一個反對獨佔資本家與謀利者的鬥爭，我們不要忘記這一點。只有美國的工人，貧民與中產階級，密切注意到這一點，他們才能够戰勝那些想把美國拖入戰爭的勢力，戰勝垣街，獨佔資本與謀利者的勢力。

x

x

x

那些迅速地在減小的關於中立法歧異意見，對於我國的將來已沒有決定的重要性了；在上層資產階級之間的這些意見分歧並不深——是很容易趨於妥協的。真正希望和平避免戰爭的人民大眾，對這個混亂的問題也彼此分歧，因而失去了他們的力量。所以我們黨的全國委員會宣說，我們不能附和雙方中的任何一方，因為我們在雙方中都有敵人，在雙方中也都有朋友，而我們的任務是反對兩方面的敵人，把兩方面的工農團結起來反對垣街的反動份子。

反對謀利者與獨佔資本家的鬥爭應該是一個反對生活惡化的鬥爭；它應該是一個要求改善生活，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要求更多的社會立法，失業與年老保險費，要求對民主權利加以各種保障，擴大民主權利的鬥爭，擴大民主權利這一點正是我們大多數國會議員現在在華盛頓所想的相反的。

我們不能盡以別的力量來完成這些事情，我們只有靠工人與工人組織的力量，以及那些和工人階級聯

合起來使美國不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的進步勢力。

這次戰爭每延長一刻，美國被拖入戰爭的危險也就更嚴重。所以我們說，假使我們要使美國不參加帝國主義戰爭，我們必須還提出一個美國人民一致的要求——在他們有機會拖我們捲入戰爭以前，制止這次帝國主義戰爭！

x

x

x

蘇聯在今天向全世界人士發表了一個宣言說，蘇聯認為這個帝國主義的屠殺繼續下去，是沒有意義的。勾當，希望能有某些友邦聯合起來阻止它。這件事說明了什麼呢？你們都會記得，在過去幾星期之中，報紙和無線電都會經接二連三地說過些什麼話的，他們一方面對我們說：斯大林已經和希特勒結下同盟了；斯大林已經放棄了革命了，現在是和法西斯打成一夥，從事無原則的強權政治，去反民主國家了；而另一方面呢，這些報紙和無線電又接二連三告訴我們，說來說去，這完全是斯大林的絕頂靈巧的把戲，他在唆使希特勒去打民主國家，又唆使民主國家去打希特勒，讓他們兩邊都繼續打下去，打得頭破血流，等到最後，歐洲打塌了，然後斯大林好跑來一把抓走。但是事實上，蘇聯自始至終就一直在和平奮鬥，阻止戰爭爆發；一旦真爆發了，就設法儘快遏止，以求得一個民主的和平；這就是蘇聯現在正在力行的。然而，即在不久以前，蘇聯的呼籲在許多世界的會議上還是置若罔聞的，而在今天的形勢之下，世界上每一個政府都將不得不對蘇聯的和平建議加以重視了。

由於蘇聯建議立即停止這無意義的屠殺，蘇聯又再度證實了一切說蘇聯願意戰爭延續下去的人都是撒謊者，蘇聯是一直遵循着列寧的學說，爲了和平，爲了被壓迫民族解放的事業而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